太宗皇帝實錄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二十六 起太平興國八年六月盡十月

六月乙酉朔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徐鉉為右散騎常侍以職方員外郎高繼申為兩浙諸州轉運使丙戌河南府言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寺軍壘民廬舍殆盡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珝卒珝字待價華州下邽人父蔚仕至太常卿珝天福六年舉進士登第解褐授祕書省祕書郎直昭文館遷右補闕起居舍人改庫部職方員外郎受詔知通州以牢盆賦於民大獲鹽於即山歲得萬餘石國初出為洛陽令衡為

倉部郎中龐蜀平命翊知三泉縣入爲職方郎中揚州言民盜殺廣陵縣尉謝圖父捕繫民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聞命翊按之盡得其實民抵罪開寶中知揚州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　上即位遷吏部郎中嶺南轉運使衛爲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移知開封府至是卒年六十三翊強力有吏材　上方欲倚用及聞其死嗟嘆者數四賜其家絹百匹錢二十萬以營葬事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爲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吏部郎中許仲宣爲左諫議大夫依前嶺南轉運使兵部郎中劉保勲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辛仲甫爲右諫議大夫依舊知益州以庫部員外郎楊徽之爲刑部郎中大理正孔承恭爲庫部員外郎同考校京朝官殿最甲午河南府言穀水伊水洛水瀍水暴漲溢出岸壞官寺軍壘寺觀祠廟民廬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丁酉詔曰自今京朝官知録事參軍及知縣事者見本郡長吏用賓主之禮宴集班位其常參官在判官之上未常參官在推官之上所

乘馬並不得用繁纓違者所在以聞當行責罰己亥
制曰漢以尚書平處奏議魏以中書參掌機密邦國
之務率繫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
厥惟難哉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司徒上柱國瑯琊縣開國男王顯器量恢宏襟
靈秀拔常事藩邸備極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風
雨如晦益勵匪躬之誠夙夜惟寅愈挺致君之志樞
機之任獻替尤資宜正名稱用伸毗倚勉堅許國之
節式副知臣之明可檢校太保充樞密使進封本郡

侯　上召謂顥曰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顥曰讀此亦可免於面牆矣又以宣徽北院使柴禹錫爲宣徽南院使依前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王明爲給事中依前充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爲本衛大將軍依前度支使潭州言長沙縣民瞿景鳴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其他役陜州言永定澗水漲溢出岸壞民廬舍軍壘千餘區丙午乾寧軍言御河水漲七尺五寸戊申新

及第進士王世則以下十八人送中書門下處分餘並送流内銓命文明殿學士李昉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中書舍人王祐同於吏部注擬　上謂李昉等曰天下州縣闕官朕親選多士忘其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豈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巖穴無遺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爲衆所推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昉等拜謝已而兗州言泰山父老并瑕丘等七縣民陳延福等千

四百九十三人句言詣闕請封禪遣觀察判官廖文鐸護送之辛亥賜樞密使王顯開封府道德坊宅一區賜宰相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節度觀察使建州所貢新茶

秋七月甲寅朔工部侍郎致仕劉載卒載字德輿范陽人唐節度使總之五代孫也父昭任穎州下蔡令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及第解褐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左拾遺集賢殿學士改殿中侍御史周顯德中歷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擢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國

初出知貝州代還奉使江表復命知鎮州坐與兵馬部署何繼筠不協為所搆　太祖惡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僅十年　上即位徵赴闕復為給事中以老病乞骸改工部侍郎致仕仍賜一子出身至是卒年七十六載頗刻勵為學博通史傳著平戰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好釋氏佞佛甚謹晚年專以蔬食誦經為事雅尚名節頗為流輩所稱戊午泰山父老辭歸故郡各賜束帛以遣之以新及第進士王世則等一十八人並為大理評事知縣錄事參軍又

以第二等進士吳鉉爲大理評事史館勘書鉉餘杭人舉進士嘗重定切韻及 上親試因捧以獻既中第因令隷史館校定字書故有是命鉉所定切韻多以吳音作俗字數千增之鄙陋尤甚尋禮部試貢士爲鉉韻所悞有司以聞詔盡索而毀之永不得行用

丁卯制曰計功稱代則銘於旂常尚齒優賢則賜以几杖我有舊老時惟宗臣頤退赤松之遊盡納水衛之俸不舉殊典何答元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行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司事上柱國邠國公王

彥超早擁節旄亟更藩閫許國之誠夙屬臨戎之績素高為列辟之楷模實累朝之勞舊緩騎二百罷以執金之權宸居九重韋成高枕之適遠形表疏頻避官榮爰推進秩之恩以遂懸車之請優以廪給表予眷懷可太子太師致仕仍依舊給右金吾衛上將軍俸料己巳安化軍節度使沈承禮卒承禮字正臣吳興人錢鏐辟置幕下攝處州刺史鏐卒子元瓘以其女妻之署以牙校及錢俶襲位加承禮知威武軍節度使王師征江南俶命承禮率所部助攻毗陵平之

又攻潤州吳人夜竊出焚外柵將帥皆欲馳救承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整肅吳人不敢窺既平丹陽遂率兵抵建業江南平 太祖録其功特授威武軍節度福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上即位錢俶盡獻浙右之地以承禮爲密州刺史安化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七詔輟視朝兩日贈太子太保葬事官給辛未制曰中書舍人參知政事郭贄簪筆持槖獲侍於初潛曳組鳴

珂久塵於清切頃叅台席實代天工而啓沃蔑聞尸
素斯極飲酒過量自貽沉湎之譏發言無稽益彰容
易之態所宜左降尚屈典刑可責授祕書少監壬申
以左衛上將軍向拱領左金吾街仗事宥州刺史李
繼瑀爲右清道率府副率庚辰以左諫議大夫宋琪
爲刑部尚書依前叅知政事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
李昉守本官叅知政事辛巳詔開封府管内酸棗陽
武封丘長垣等四縣民田爲黃河水所害及開封浚
儀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六縣民田爲蔡河廣濟白

溝河溢及水澇所損者並蠲其租鄜州言河水漲溢入城壞官寺民廬舍四百餘區河南府言黄河水漲五丈七尺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廬舍千餘區荆門軍言長林縣山水暴漲壞民廬舍五十一區凡五十六人溺死陝州言河水漲斷浮梁壬午免監察御史張巽仍削四任坐通判澶州日縱部下館驛吏擅費用官物而不舉也夔州言江水漲七尺乾寧軍言御河水漲六尺襄州言漢水漲三丈二尺破虜軍言滹沱河水漲一丈四尺祁州言資河水漲溢入

城壞軍壘民廬舍百餘區滄州言葫蘆河漲水八尺
雄州言易水漲一丈三尺壞民廬舍癸未　駕幸含
芳園習射張樂賜從官飲
八月戊子朔以祠部郎中羅延吉兼侍御史知雜事
辛卯司天言壽星見丙地海門採珠場貢真珠二百
二十八斤壬辰制曰古先哲王恭默思道一物失所
在予之罪實深四時不和責躬之言尤切今歲天降
霖雨自春徂秋水出平原河決近郡下民離於昏墊
大田變於汙萊蓋念堯舜之功格天不能逃陰陽之

數禹湯之言罪已所以致邦國之興朕端居九重夕惕若厲潔粢豐盛以懇禱畢宮菲食以隱憂至誠上通和氣來應氣霾清霽稼穡豐穰取萬箱而可期食四酺而何遠宜伸肆眚之澤以荅乃眷之仁應兩京諸道州府軍監縣鎮繫囚限德音到日除十惡官吏犯正枉法贓及謀殺故殺劫殺人外其餘罪無輕重特與除放諸處亡命軍人及聚山林為羣盜者限詔到一月並許於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配流徒役人等並與元罪犯以開別聽進止癸巳詔曰桂

州管內先配民歲市沙糖及茶園久荒吏歲街其課先以官牛給與民歲取租牛死而吏猶督其直閱市征常額外增錢百八十貫文並除之官牛二百三十頭賦與貧民丁酉山後兩林蠻王子牟昂等二百三十九人以名馬來貢以右補闕直史館徐休復為職方員外郎右贊善大夫蘇易簡為右拾遺並加知制誥詔曰朕選用羣材分領庶職雖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於便殿親與之語以觀其能優敷納之可觀必越次而命賞恩或由於倖

倖理未至於澄清自今應覲臨選擢官吏並送中書吏審勘覆歷別聽進止辰州言溪錦敘富等四州蠻求內附輸租稅詔令州長吏察其徭俗情僞并按視山川地形具圖來上戊戌以故永興軍節度使吳廷祚次子元扆爲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徐州言清河漲一丈七尺溢出堤塞城三門以禦之庚戌制曰宥密之務蓋總於萬機師長之任實參乎百揆職事斯設在勞逸而則殊名器所先固授受而惟允樞密使金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樂陵郡侯石熙載達

識兼濟偉量旁通畢在初潛實預賓佐章弦之誠動
靜有常金石之誠夷險如一自總鈞軸屢進讜言方
參帷幄之謀遽嬰寒暑之疾抗章引退遲懸彌堅宜
推加等之恩即俟有瘳之喜勉思順養式副倚毗可
尚書右僕射先是纍載以足疾假滿抗表解職故有
是命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
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
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李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
蒙等奏議曰上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宗琛

續廣謚請停廢詔從之詔曰史氏之職歷代所先政令之大小必書人君之言動皆録累朝多故舊典闕如策書所記言殊爲漏落自今軍國謀議宰相與聞者宜令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撰録每季終送史館樞密院公事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録送付史氏昉上言所修時政記每月先以奏御後付所司從之

壬子詔曰先是祠部給僧尼牒並傳送諸處州長吏親給如聞吏爲姦募人以僞錢市取齎以至外郡貴爲得善價即付與之自今所在宜奉行前詔違者重

致其罪

九月癸丑朔以洛苑使王賓領潭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軍器庫使順州刺史王繼昇駕部員外郎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五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爲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其自召募甚以爲便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 上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買羊皮亦至鉛錫藤木等物守藏者不即受故也 上怒奪

三司使一月俸分命王賓等領水陸發運自是貢輸無滯矣以國子監主簿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宿州言濉河水漲溢壞民田六十里祕書監錢昱獻太平興國録一卷戊午詔曰近年已來河堤頻決壞廬舍害田畝數郡被其害先是築遥堤以過水勢民利其膏沃多種蓺居處於其中河漲即罹其患宜令殿中侍御史柴成務國子監丞趙孚供奉官藺彥恭殿直郭載分往河南北岸按行遥堤有不完處發丁男治之民先占堤内種植者免其税遷於善地焉

御製晚秋五七言詩二首賜近臣甲子詔曰臨淮壽
春浮梁先禁馬高五尺已上不得渡淮今江浙已平
吏猶守舊法宜除之乙丑詔曰國家務本厚生取什一
之税豐財足用聚九年之儲兵食所資蓋不得已尚
念力耕數耘之苦祁寒暑雨之勞供王租而既勤獲
地利而甚薄先是兩税起徵特設三限限外又加一
月州縣吏苟務苛虐囹守章程施鞭扑以立威用掊
克而為政不體勤恤之意自求課最之名昔之良吏
善治民者有增租從調減年就役之事豈若是乎自

今宜令諸州長吏本判官錄事參軍專察所屬縣令
主簿政治善惡書於吏部南曹曆子外以其狀聞當
申黜陟用彰朕愛民之旨焉先是 上謂宰相曰朕
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
所出恨未能去之此令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
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箠楚以求辦事此一事尤傷
和氣宜下令申儆之故有是命丙寅詔曰荊湖江浙
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貲者護送至
闕下非便自今宜遣牙校勿復擾民先是 上謂宰

相冒諸州於部內擇高貲户部送官物民家人質書無御下之術篙工檝師皆頑猾不逞輩侵盜官物恣爲不法民家多破産償之甚無謂也故有是詔授山後兩林蠻王弟牟昇懷化大將軍首領王子牟蓋磨忙畢璁並授歸德郎將副使牟計等一百二十人並授懷化司戈丁卯海州言州城内東山坡先廢佛牙寺眞身塔相傳言隋末土人於巖崖間聞誦經聲一日天火雨崖崩土人共見桑門坐於崖下逼而視之膚皃如生人但氣息已絶因立塔廟祠之顯德中詔

毀廢佛寺而桑門真身獨存開寶初節度使張鐸觀構之有神光之異鐸欲遷於城東天大雨雹不果還而止州民列狀願復築宮祠之詔從其請仍賜號聖因院交州黎桓遣使貢方物己巳以軍器庫使王繼昇為左神武將軍依前領順州刺史洛苑使王賓為右神武將軍依前領演州刺史庚午吐蕃戎人以名馬來貢召見其酋長於崇政殿因謂宰相曰蕃戎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已來頗為邊患以國家兵力聊舉偏師即可驅於數千里外但

念其種族蕃熾各安其土儻盡驅之必恣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各賜酋長束帛以慰撫之癸酉詔曰廣州歲貢藤每斤去皴麤外中用者才三兩大通冶歲輸鐵南方鑄兵器鍛鍊外十纔得其四五自今嶺南貢藤取其堪用者大通冶輸鐵先鑄成器俾官工淬治之無使負重致遠匱民力焉丙子占城獻馴象能拜伏詔養於寧陵縣丁丑以河決未塞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以太牢沉祠加以璧太平軍言颶風拔木壞官寺民舍一千八百十

七區海門採珠場貢真珠一百二十斤
冬十月甲申詔衛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定州兵馬部
署米信赴闕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
氏之教有裨政治而梁武捨身為寺家奴布髮於地
令桑門踐之此真大惑朕甚不取也先是胡僧自西
域齎貝多葉經至朕因令以華語譯之殆百餘卷雖
小道亦有可觀卿等試之蓋存其教耳非溺於釋氏
者也以西天竺中印土譯經三藏僧法護為明法大
師戊子詔祀土德於黃帝壇珪幣牢具如大祠制裨

祠官領之己丑　乾明節羣臣上壽越州以王羲之畫像并其石硯來獻庚寅詔賜諸軍校百夫長已上建州茶有差并賜諸營卒蠟草茶各一斤丁酉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奏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戊戌命西八作坊使張璘知房州詔皇長子衛王德崇改名元佐第二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真宗舊名）改名第四子德嚴改名元儁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文雍改

名惟吉文治改名惟正文起改名惟忠文袁改名惟貞已而制曰入總國政實冠三司之崇出分閫寄半畫二老之任所以推恩禮於輔弼伸倚注於勳賢斯爲大猷豈敢虛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梁國公趙普挺鍾閒氣富稟謀明草昧之初締構之功克著巖廊之上啓沃之效居多朕嗣咨老成參用舊德再授鹽梅之寄用師藥石之言彌縫之績既彰調變之勤斯著煩我耆艾職茲樞衡授以蕃宣均其勞逸用加掌武之秩以增衛社之雄大

啓南陽夫輔王室可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鄧州刺史武勝軍節度使是日制以皇長子衛王元佐進封楚王第二子廣平郡王元佑進封陳王第三子真宗舊名第四子元僖第五子元傑並授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真宗舊名封韓王元僖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以保静軍節度使劉遇為滑州刺史武成軍節度使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二十六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二十七

起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盡十二月

十一月壬子朔制曰平章百姓唐堯所以疇咨總領衆職漢宣由是致治非賢罔乂得士則昌書求經濟之才授以弼諧之任枚卜斯允成命以行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宇量沖深規模宏遠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識有公望久服大僚而皆罄竭謨明裨贊樞軸君臣之際人無閒言公家之事行有餘力修經術以自輔體方直而靡渝是宜擢正台衡職兹調燮朕所注意不假審象之求汝既致君更思補袞之效

唯用盡已佇茲沃心欽若訓詞往踐乃位並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金紫光祿大夫琪封廣平侯郡侯昉封隴西郡侯以皇姪孫惟吉為左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惟正為左千牛衛將軍惟忠惟貞並為右千牛衛將軍癸丑詔曰先是開寶二年八月丁亥詔書應廣南東西川峽路諸州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棄市自今並除之論如律泗州言僧伽塔白晝有光民燃頂及焚指斷臂者數千人吏不能禁甲寅詔曰並建子弟以藩屏王室申命相輔

以羽翼公朝舊邸之任雖崇鈞台之寄尤重章分內外須正等威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刑部尚書平章事臣琪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昉等頓首言鈞衡之任止曰台司盤維之封實承天緒漢法丞相在諸侯王之下唐制元子非百執事之列典故昭晰載在策書伏望聖慈俯遵前軌

上不允琪等又叩頭固讓久之

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官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無至固讓也琪等拜舞稱謝戊午高陽關捕

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恐王師討伐於近塞築城為備　上謂宰相曰戎虜以剽掠為事乃修城壘為自全之計蓋天亡之時也往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除心腹之患為世宗　太祖刷恥擒劉繼元致闕下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彊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劉繼元三交高陽關及沿邊諸郡頻有克捷

以臣變之其部下攜貳必多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也己未御製蓮花心輪回文偈頌十部共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以示宰相近臣城南太一宮成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司天春官正楚芝蘭祠五福太一齊賢等上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請用祀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　上令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祀之制丙寅楚王元佐等五王同日赴中書視事西八作使郝守濬責授慈州團練副使坐護塞河决懲無狀也丁卯宴近臣於長

春殿餞武勝軍節度使趙普武成軍節度使劉遇赴
鎮也　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
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　上亦為之動容宴罷謂近
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力朕布素時與之游從今
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俾之卧理因詩什
以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君臣之際亦盡
善矣時樞密使王顯等側侍頻視　上衿　上怪而
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衿文縷側倒　上笑謂曰朕
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　上因言北偏下已

爲冀王府翊善著作佐郎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己卯
詔江南兩浙劍南東西川峽路嶺南河東知州通判
知軍知縣及監掌榷務官等自今滿三考並與移替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一千卷宜令日進三卷
朕當親覽焉自十二月一日爲始宰相宋琪等言曰
天寒景短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　上曰朕性喜讀
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因知好學者讀萬
卷書非虛語耳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爲翰林侍讀賜
緋魚袋辛巳以鄆州刺史孫方進爲右領軍衛將軍

十二月壬午朔詔曰綏銀夏等州民多流亡入蕃部宜令州縣吏設法招誘俾之復業仍給複三年丁亥詔自京至廣州傳置卒月别給百錢河北河東道沿邊戍卒人賜黃絹襦一領以綿京城内外諸軍卒人給米一石　淮海國王錢俶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柄國王之號蓋异於王室尚書則總百揆之重中書則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率當於極品臣之外求固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典常名器之間固

有涯分徒逮罪戾以取顛擠伏望聖恩特從省罷優
詔不允表三上降制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
大路繁纓所以表器數之重王若襃寵勲舊度越典
常曲車輦分得用六代之樂平董光啓許載九斿之
旂洽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
辭三扣帝閽確乎不拔用屈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
風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淮海國王食邑八萬户賜劔履上殿詔書
不名鏐㑹方嶽炳靈風雲玄感奄有句吳之地不忘

象魏之心挈族來朝舉宗宿衛書以版籍入于朝廷爰分寶玉胙之淮海居天于二老之任啓真王萬室之封併加寵名用荅忠順而乃固形表疏預避官崇諭之再三誠不可奪若以重壘僵伯武庫囊兵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碩寢元帥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于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鈞台之任維師之秩馭貴之階非是懋功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乃懷仍加食采之封載光書社之數可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淮

海國王加食邑三千户庚子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
類一千卷包括羣書指事千古顒資乙夜之覽何止
名山之藏用錫嘉稱以傳來裔可改名太平御覧癸
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甲辰詔曰朝廷比設
貢舉以待賢材如聞緇褐之流多棄釋老之業反襲
褒博求竊科名自今貢舉人內有曾為僧道者並須
禁斷其進士舉人只務彫刻之工罕有通緗素之學
不曉經義何以官人自今宜令禮部貢院特免帖經
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能否以定黜陟其諸科舉人子

本業外別試法書墨義十道著爲定制乙巳以著作
郎李沆直史館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
曰臣　宋受命二十有五載夏五月河决于滑示災
也冬十有二月塞之明功也古之王者必有大患然
後彰大聖必有大災然後成大成(功)故堯之水湯之旱
太宗之蝗玄宗之彗皆所以彰災患而成聖功也當
堯之時三苗未率(服)四凶未除天示大水以滌羣凶湯
之時夏政未釐商民未熈天示大旱以爍洗風太宗
之時餘寇未平大政未成天示其蝗以儆萬物之豐

玄宗之時羣賢未集大禮未立天示其彗以掃萬國
之雄則凶息而啓聖災平而著功斯亦我　宋之大
道聖績之無窮也太平興國紀號之始在國家經營
克復之際蠻戎夷狄罔不來格礿祠烝嘗罔不克備
文教被於內武德煥其外　天予凝旒以示化宰相
備位以充職而萌生治平釁發無事賊臣多遜陰泄
大政與孽弟廷美說詛不道交構大難賴　天地
社稷之福　聖皇之靈覺而黜之時又强臣普恃功
貪天違理背正削發大典構豪傑之罪飾帝王之非

榛賢士之路使恩不大薺澤不廣洽越八年夏河擁積石潰龍門盪砥柱泊大伾高峯為覊長岸為捍愁無所作水潦羣汹大決于滑渠濵蕩濮浮曹沈濟灌于彭門注于淮泗孟諸鉅漫漫漫而海獸無攸處鳥無攸居況于人民乎況于州邑乎羣臣僉言築防以為捍　帝曰非是也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司徒之過也數奏不以言明試不以功侍中之咎也壅其下而不聞于上蔽其賢而不進于位宰相之罪也漢家法制以災異責三公申命有司明舉舊典即譴善于鄧

假節為師示優恩也乃命內客省使郭守文督內謁者中常侍暨廷臣受旨者凡數十百人役兵籍民凡三十萬竹木土石之數不可勝計以其月日經始至其日畢功向始至畢皆騎置成算以授之莫不鳩大功集巨力如坻如阜如山如崗衣土以薪實舟以石沈之築之是壅是塞濤回浪轉川動雷駭截洪流之迅奔歸故道以長隄巨岸山峙巨防嶽立大災以寧大功以成是月癸卯使者馳以奏甲辰平章事臣琪臣昉參知政事臣務臣蒙正臣王與將軍大夫郎中

博士再拜稱賀上言曰玄天降靈大河已平聖功巍
巍子孫相承斯為陛下之德也小臣職在史氏位司
諫列豈不以天祐 聖宋方鴻大功大功無所發必
有大災旱不能有蝗不能生彗不能見必有大水與
堯同休是 天子前默多遜後譴臣普防大患而遏
大災也塞洪河之决疏德澤之壅彰大聖而成大功
也功已立而不宣儒臣之罪也宜其發頌贊襃形容
以明萬萬之休烈臣且不敏不明謹獻頌曰天祚我
宋以君兆民配天承休惟堯與鄰粤有大水昬墊下

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
患河真云敗逆遡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堤崇崇海
內　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爾丞民民以
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擊
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德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
聖功萬代成則　上覽之震怒召寧相謂曰胡旦所
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于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
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遇會大赦朕錄其
材而捨其罪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自恣尤聽

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如此人豈宜尚列於侍從耶
亟逐去之宜以其領下史館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王
祐等奏議曰胡旦幸以常材謬登上第職在史氏身
列諫垣而乃獻頌明廷發泄私憤誹謗聖代指斥
大臣躁人詞多前典尤戒下流訕上先儒所惡宜加
竄逐以肅縉紳丁未詔曰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猥以
庸瑣謬升科級兼領太史爲吾近臣頃以江淮漕運
俾司其事賞賜甚厚恩獎備至年少氣鋭所爲不法
朕思欲全度盡與洗滌俾領東海欲其自新而乃沉

湎於酒恣行鞭扑妄奏部下吏譟最以圖僥倖增置
胥吏侵用官錢醜跡昇聞逮捕繫獄證左已具適會
大赦朕猶示含垢之道未行黜幽之典俾在禁掖司
吾樂書乃敢獻頌闕廷謗讟公輔詞意狂悖莫甚于
茲人之無良唯曰不足言之不善雖遠必違豈可寘
於周行所宜投諸四裔尚迺朝俾隸方州義非無恩
汝宜自省可守殿中丞充商州團練副使依分司官
例支給半俸仍不得簽署州事戊申　上於禁中讀
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鶻自　上始開卷飛上殿吻

殆倦卷而去　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此　上好學之所感也昔楊震方講聞有鸛雀銜三鱣魚墮於庭亦同其應宥州言戎人二萬衆入寇巡檢李詢率所部蕃漢卒擊走之斬首二千級己酉詔曰先是禁民於沿邊諸郡私市馬戎人責官馬市良而棄駑又禁民不得私市往來死於道者甚衆戎人少利國馬無以充舊貫自今邊郡吏謹視馬之良駑者刻毛以記許民私市庶羌戎獲利而藏驅馬通關市有以補戰騎之闕焉福州言先是錢銅兼用鐵錢三直銅錢之

一吏受賍盜用官物參以銅鐵錢計其贓差重自今
望悉以銅錢定其罪從之以懿州刺史田漢瓊爲錦
州刺史錦州刺史田漢希爲懿州刺史皆五溪之酋
帥願易其地因而授之也庚戌賜左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呂蒙正麗景門宅右諫議大夫簽署樞密院事
張齊賢宜秋門宅王沔崇德坊宅各一區雷州言颶
風飄壞官寺倉庫民廬舍七百區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七

書寫人楊思恭

初對班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二十八 起太平興國九年正月盡二月

太平興國九年春正月壬子朔 上不受朝羣臣詣閤拜表稱賀丙辰命戶部推官監察御史索湘元玘按行河決所壞民田丁巳 駕幸景龍門外水磑 上臨水而坐命近臣觀之因謂近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瑩甘潔近河之地水味皆甘豈河潤所及乎宋琪等對曰亦猶人性善惡染習使然也 上曰卿言是也因習射於後園 上中的者五張樂賜從官飲

戊午右僕射石熙載薨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顯

德中以進士登第在布衣時磊落有度量人皆重之家貧事後母以孝聞治家嚴謹閨門肅然國初　上爲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度辟爲掌書記及　上領開封尹表爲推官歷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爲崇義軍掌書記及　上即位召歸復爲左補闕出知潭州衡遷擢爲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旋簽署樞密院事　車駕征河東從至鎮州拜給事中充樞密副使還京遷刑部侍郎副使如故未幾授戶部尚書樞密使以足疾步履蹇澁多請告　上幸其第臨問太

醫診視久之未愈乃抗表求解所職優詔許之拜右僕射至是薨年五十七　上聞之亟幸其第臨喪涕泗詔輟視朝兩日贈侍中官給葬事　上悲嘆者累日顧謂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他矣方將委用而遽至此豈命乎熙載有文學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必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己未以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為淮海國王府判官元帥府支使慎知禮為淮海國王府掌書記元帥府別駕裴祚為淮海國王府支使以錢儼解元

帥之任故也庚申國子博士鹿峭以毋老拜章求解官就養從之以國子博士韓寶為峽路轉運副使徐州豐縣主簿李蒙正縣尉張思閑並削籍為民部下犯贓故也蒙正配隸商州禁錮壬戌詔曰國家勤求古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蓋在詢求致理之先無以加此宜令三館所有書籍以開元四部書目比校據見闕者特行搜訪仍具録所少書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館闕書許詣館進納及三百卷已上者與一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據卷

帙優給金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畢卻以付
之先是 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若非
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貯書數雖不少若觀開元書
目即遺逸尚多宜在廣行求訪乃下是詔以右衛大
將軍李從謙知隨州癸亥命右神武將軍胡公霸督
理汴河堤甲子有司言有以竊盜計贓至死者特詔
貸之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
其極刑但時於其中取其甚者以警衆多耳不欲小
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乙丑上元節 上御

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乘五代干戈之後朕孜孜求理惟望上天垂祐福此生民今天下阜安京師繁盛甚以為慰朕居常罕飲酒今夜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舉酒以虛爵示羣臣丙寅月有食之既丁卯房州上言涪陵縣公廷美卒
上聞之震悼乃降詔曰涪陵縣公廷美朕之同氣也為姦臣所惑陷於邪說朕以 宗社之故迫於公議房陵之謫不得不然永惟骨肉之親絕而不殊方欲削平而事複我舊恩忽尒淪謝有志不果痛悼之極

其何可言宜追封為涪陵王輟視朝五日仍賜謚曰悼所司擇日冊命廷美 宣祖第四子也建隆元年出閤領嘉州防禦使遷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封天水郡侯進封郡公乾德二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六年加侍中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 上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從平太原進封秦王開封尹如故七年出為河南尹西京留守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羣臣議請寘於法 上以王親不忍止令就第未幾黜為涪陵縣公遷房州安置因憂恚成疾至是卒

上聞之嗚咽流涕悲不自勝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及長而尤悪如此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中心憫之未嘗暫忘方欲推恩與之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後因從容言及廷美朕乳母陳國夫人耿氏所生耿氏後出嫁趙氏生供奉官趙延俊即廷美之同母弟也朕待延俊固無猜忌常令屬鞬侍左右而延俊以同母之故頗泄禁中事於延儗頃着方營西池而橋梁未備朕將欲泛舟於池中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謀若不果即

廷美詐稱疾於邸候　車駕臨幸即爲他變有以是謀來告者當時若令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以天倫之愛不欲暴揚其醜及與多遜連謀即命居守西洛而廷美猶不悔過益怨望言不遜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朕於廷美固無所負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戊辰命左領軍衛將軍藥誨等六人分往諸郡督修河之役辛未詔曰朕每恤烝民務均輿賦或有災沴即與蠲除蓋欲惠貧下之民豈復以多少

為限自今諸州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者皆令檢勘
先是廬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請不在檢視
之限　上以貧民當恤之故有是詔壬申詔諸道州
府去年官所貸粟並除之癸酉　上為涪陵王廷美
發哀於別殿羣臣詣崇政門奉慰左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李穆卒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與弟肅皆中
進士第釋褐授郢州軍事推官遷汝州防禦判官未
幾拜右拾遺殿中侍御史通判洋州移陝州詔以郡
中租輸洛邑不即應命坐免官肅時為博州從事穆

迎其母就甫居家貧單瓢自樂兄弟怡怡如也自是優游經史間殆無仕進意久之擢為太子中允逾年拜左拾遺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遺風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 太祖嘗謂多遜曰穆士大夫之中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雖若是然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時 太祖方圖取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求所以使江南召李煜入朝者以為復不則之險難其人由是 太祖謂多遜曰若如爾言無以

易穆遂違之穆至金陵諭以朝旨煜辭以疾且言上
事　大朝者以其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
曰朝與否惟國主自處之然　大朝兵甲精銳萬物
繁富恐不易當其鋒宜孰思之無使後悔及還具言
其狀　太祖以謂所諭要切而江南亦謂所言誠實
後煜歸朝獲全宥者亦穆之力也　上即位改左補
闕知制誥如故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上征幷汾
還真拜中書舍人文學履行蓋為　上所知慮多遜
之得罪也以其情分款洽責授司封員外郎明年春

盜捕之經時不獲　上欲必得之令原其罪賭賞果有告者乃軍人數輩結約夜踰壘垣而出盡獲而戮之因徧索軍中果有罪犯兇惡無賴者得數百餘人不悉殺以鐵鉗鉗其頸羈於本軍至是並釋之仍各賜錢三千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二十八

書寫人張寀

初對班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九

起太平興國九年三月盡四月

三月壬子朔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外國蕃客於大明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無事良辰宴飲無辭盡醉飲畢以虛爵示羣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　上召權御史中丞滕中正笑而謂曰今日宴會蓋以君臣相遇爲樂朕賜酒欲其歡洽苟小有失儀卿可勿舉劾也既罷因召渤海都指揮使大鸞河慰撫久之謂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曰鸞河

渤海豪將投身歸我朕甚嘉之夷戎之俗以射獵馳逐為樂待秋涼當與馬數十匹令出游獵以遂其性仍賜酒及錢十萬鶯河渤海之首帥也 上征并汾首率小校李勲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 上憐其忠順故有是賜是日以河決將塞命翰林學士宋白乘傳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甲寅詔曰蓋關刑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故三聽行誅聖人之所至慎一成不變君子之所盡心朕勤恤兆民哀矜庶獄每至三伏炎烝之際隆冬寒冱之時未嘗不

念彼囹圄憫茲徽纆而猾胥姦吏弄法舞文或苛虐
以立威或稽留而不決撓憲令之綱紀傷　天地之
和平而欲百姓阜安四時順序其可得乎應天下繫
囚宜令逐處州府軍監每十日一具所犯事由收禁
月日聞奏仍委刑部糾舉乙卯日本國僧奝然與其
徒五六人自其國至進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古
今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云俗姓藤原氏父為
真連真連者其國之五品官也奝然善書札與中國
無異而不通華言問其土風但書以對云國有五經

及釋氏經教並得自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五穀果實四時寒暑大抵類中國多麥而少麥交易用錢其文曰乳文大寶無橐駝有水牛驢羊及犀象產絲蠶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及高麗二部國東鄙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其東則大海無際東粵則產黃金西別島生白銀爲國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年號天地元管六十八州土地廣而人民少壽百餘歲者往往有之其國王傳襲今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亦皆世官 上聞之歎曰此島夷耳而世嗣長久臣

下亦世官此皆古道中國近自唐季海內分裂梁唐至周世數甚促大臣子孫鮮能繼襲父祖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恐庶獄有枉撓未嘗敢自暇自逸以畋游聲伎為樂異 上玄降鑒亦以為子孫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僚世襲祿位卿等各宜盡心以輔朕之為治無使遠夷獨享斯慶因賜脊然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丙辰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州知州 上因謂宰相曰剌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

守敎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爲善政故也以一太守善爲政猶若此況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之不可致和氣之不可招也丁巳駕幸相國寺回習射於後園 上中的者五召近臣飲宴 上甚悅因謂宰相曰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之勁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酋豪三百七十餘人約三五萬帳族得十年已來戎人所掠人畜凡二萬五千口朕間者所遣將帥皆丁寧誡諭如蕃部中有狡惡爲害者必以威武臨之順伏易制者必綏緝

慰勞之是以戎人畏威而感惠昨亦不勞饋運紙令
齋茶於蕃部中貿易供給亦無所闕又謂李繼捧曰
爾在夏州能制蕃部乎對曰諸族狡惡不可制臣但
羈縻而已若非天威所加豈能制御者乎命國子礼
記博士孔維判監事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
賀先是河決於韓村數州之地皆罹其災 上患之
集丁夫十餘萬治之自秋逾冬功既畢而後決 上
以方春播種不欲重煩民力於是發卒五萬人以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副

之言河東人有膽勇不畏彊禦明習河堤利害自賛請行且言河決未塞願爽族　上壯之命言領其役言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至是而塞言之功居多即以言爲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　上製平河歌賜宰臣宋琪等因謂曰昔漢武有瓠子之歌令朕聊志一時之事壬戌以左羽林統軍園保權知并州以右屯衛上將軍孟玄珏爲宋曹充鄆都巡撿乙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園　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

詩　上習射於水心殿宰相宋琪等各以應制詩進
上吟味久之翰林學士承旨扈蒙有微臣自媿頭如
雪也向鈞天侍　玉皇之句　上笑謂曰卿善因事
陳情也蒙頓首謝辛未詔曰昨以河堤偶決近甸罹
災言念編民載深軫慮應開封府管內諸縣無出今
年租賦壬申　駕幸含芳園習射　上中的者四宗
琪奏曰陛下控弦發矢一如十五年前在晉邸時
上曰朕比往時筋力雖未覺衰然少時好馬上馳射
今不復爲矣因謂琪曰園游之地三數年不一至此

且非數出宴游也時劉繼元孟玄玨錢惟濬李繼捧
亦侍坐宋琪奏曰繼元以下各江南塞北之人耆各
據土疆累世不賓今並束身歸命入侍旒扆非神功
聖德冠絶千古豈有如此之盛乎宋琪李昉呂蒙正
李至各賦詩進 上皆和而賜之 上又製曉春游
合芳園五言十韻詩一首賜宋琪等癸酉麟州言閤
門使田仁朗敗戎人斬首三百級獲駞馬生口器甲
千計乙亥以連州刺史任知果本官致仕上章告老
故也丙子甘露降太一宮祠庭栢樹先是都城東南

建五福太一祠既成致饗於神祠官悉集禾明前數
刻而降巳卯召宰相近臣宴於後苑　上賦詩一章
賜侍臣俾之屬和
夏四月壬午光祿卿湯悅卒悅字德川其先陳人後
家於江東之青陽父文圭乾寧五年進士登第以世
方亂將南歸梁祖時節制夷門愛其才欲辟於幕府
文圭不欲就遁去至會稽錢鏐欲縻之亦不顧止去
詣宣州田頵頵執甥姓之禮待之文圭但從容談笑
無所預頵敗獲免至淮南楊渥以為掌書記悅幼穎

悟九歲而孤善屬文仕吳爲祕書省校書郎時張廷
翰宗齊丘皆掌吳政以悅俊敏共推薦之授祕書郎
直門下遷水部員外郎改本曹郎中並知制誥李昇
建國授中書舍人時書命填委悅援筆立成詞理典
贍未幾擢爲翰林學士李景繼立加學士承旨遷禮
兵部侍郎改中書侍郎簽署省事罷職拜戶部尚書
依前充學士承旨周世宗舉兵王淮上李景以機務
方繁命悅知樞密院事顯德五年淮南平景遣入貢
先是世宗駐蹕於揚州孝先寺見悅所撰碑歎賞久

之及王侍之禮甚優異　太祖受禪景擢遷洪州以
子煜守金陵留悅佐之煜嗣位拜右僕射充樞密使
加同平章事節制潤州不樂在鎮改授太子太傅監
修國史旋守司空判尚書省再秉政江南平歸朝改
授太子少詹事　上即位以悅素有才名召直學士
院踰年改光祿卿至是卒年七十三輟視朝一日悅
本姓犯　翼祖廟諱而名崇義後改姓又改名有詞
人從江南來因謁悅從容評及江南文士謂悅曰二
徐及公詩皆善惟崇義差不及耳聞者傳以為笑癸

朱以涪陵王子德恭爲峯州刺史德隆爲懷州刺史女壻韓崇義爲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右衛率府副率臤守榮訣扶仍削籍爲民坐華州監倉槩量爲姦故也甲申命宰相及羣官分禱京城祠廟祈雨是夕雨足以東上閤門副使王侁爲西上閤門使戊子宰相宋琪率文武百官及諸軍將校蕃夷酋長僧道耆老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人詣東上閤門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皇王大功莫大於混一中夏古今盛礼莫盛於登封介丘其或鯨海鶏林已聞于致貢金泥

玉檢尙闕於告成則何以繼三五之鴻猷副億兆之
夙望臣琪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　應運統天
肅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紹勳華之正統
施造化之玄功亘地盤天罔不率俾望雲就日無所
不賓爰自唐室衰微四方雲擾東吳西蜀瓜剖豆分
民無適歸亂靡有定洎唐祚短不暇經營晉漢綱頹
莫能恢復陛下膺圖出震執契闡明四海於是會同
二儀以之交泰歷代之典章畢舉生民之耳目惟新
極千古以牢籠掩八紘而覆育雕題反踵之俗襲冠

帝者以百數白環碧砮之貢充牣郵者以千計鑿空
萬里攘地千都皇止廣長榆而通大夏靈貺交集珍
符總至皇獨歌赤鳫而頌白麟暢玄化於胥庭均至
和於寓縣歷選列辟盛德大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是以三事大夫洎于黃髮之叟咸願延頸企踵以覲
大禮于升中是宜訪制云亭追蹤八九以答玄貺以
徇羣心若却之而不顧抑之而弗處則何以塞神祇
之望慰夷夏之心哉伏請申命有司草定儀注擇吉
日登泰山昭厥成功以光盛礼臣等不勝大願詔答

曰朕嘗乙夜觀書鑒前王之事迹多矣若乃至聖同
堯大功超舜底績類於伯禹敷佑比於成湯然後可
以高蹈介丘遐登日觀告成功於
上帝祈景福于
下民歷萬代以流光冠百王而擅美者也其武功戡
治定德謝欽明道未洽於黎氓信未孚於寓縣安可
告成
天地展禮云亭朕自纘丕圖若涉淵水方思
日慎以答天休止期粗洽於小康焉敢輒言于大禮
卿等忠於事主善則稱君誠雖可嘉事則未暇省覽
數四愧畏良深所請宜不允辛卯羣臣再上表曰臣

琪等今月八日拜章丹陛歷懇明庭叙華夷億兆之心述　天地神祇之意元良告成之禮聿修帝類之儀康耀玄功式昭盛德遽頒明詔未允丹誠中外顒顒罔知所處伏惟　應運統天廣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道侔覆載明並照臨進三五以同符體陰陽之不測而自紹開寶運光啓鴻圖親駕戎車自秉武節靈旗所指并汾摧破竹之威文誥所施東南無負海之固此陛下武功震耀之力也視朝之暇齋倦觀書聽政之餘常閑論道酌百王之步驟盡得

英華考夏商之質文皆窮輿妙淳化由是丕変玄功
以之孔昭此陛下文德化成之功也若乃萬機在念
常切宵衣一物疚懷未嘗高枕故得刑清訟息俗阜
民和草木效祥盡入米紅之奏羽毛薦瑞皆登清廟
之歌臣等歷覩自古受命封禪之君交三神之懽接
千歲之統未有如陛下之盛也況道超軒昊功冠古
今而尚闕登封之儀猶稽肆覲之禮臣等有所未諭
也伏願拾謙讓之小節思光大之遠圖特詔禮官申
明大典遂萬國侍祠之願諧百靈望幸之心俾耀衮

匪以光簡冊詔答曰朕恢纘丕圖誕膺駿命屬九服
清宴四時順成祥瑞荐臻災沴不作斯蓋 天地之
垂祐 宗廟之降靈至於康政允釐彝倫攸叙則輔
弼之力戎夷畏服疆埸底寧則將帥之效在于涼德
何能致是而文武百辟華夷衆心總歷懇以同辭願
升中而展禮雖歸功于上足見忠誠而涉道未深殊
增愧畏再煩啓迪徒切嘉稱所請宜不允癸巳內外
文武羣臣三上表曰臣琪等言近者以昇平斯久告
謝猶稽再陳率土之心乞展泥金之礼臣誠歡謁乃

春來田彌增深薄之憂寧遑再三之瀆臣琪等誠懇
誠迫頓首頓首伏惟 應運統天肅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陛下慶演丹陵道光赤水勵精明而御
俗躬玄默以化人武暢九垓則華夷偃草恩覃萬彙
則翔泳懷仁赬莖玄甲之祥昭宣緗史文飫碧砮之
貢洋溢槀街去冬鄒魯遺氓班白舊老持衰連袂萬
衆一心咸陳盛德之容願覩升中之慶而 皇帝陛
下未回宸想猶執謙尊况今上瑞仍臻休徵沓至 欽
崇玄館則湛露垂甘壇塞洪河則榮光順道漢武之

窮兵遠代遽紀三山世祖之秉運中興仍修八陛功
徵大定業謝時雍豈若　皇帝陛下今日之盛也又
安可久遠玄覽高謝鴻名欝　宗社之耿光略皇王
之丕訓伏覩秉倪寬之往議詢梁松之舊言俾掌故
奏儀司歷錄日儼搢紳以戒路肅羽衛于周廬日觀
儲精侯候蒼璧之禮天孫寫望迎黃屋之來金泥玉
檢以盡誠六舞五声而節步大備闕典咸秩無文驅彼
黎元躋于仁壽垂統成化億萬斯年豈不盛哉豈不
偉哉臣等本以微生覯承大化儻獲侍和鑾而登降



原闕

事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扈蒙為礼儀使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賈黄中為儀仗使辛丑以駕部員外郎劉蟠監察御史袁湘為泰山路轉運使太府卿馬峯卒峯太原人仕劉繼元至右僕射致仕歸朝為將作監稍遷太府卿分司西京至是卒年八十餘詔輟視朝一日峯善服食為壽康彊無疾好持論性鄙悋無他可稱述焉癸卯以儀鸞副使康仁寶等部署丁匠七千五百人修宫壇於泰山甲辰布衣趙垂慶詣匭上書言 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

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傳後唐至　國朝亦合為金德矧自禪代已來符瑞狎至羽毛之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　國家大本著于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簒代莊宗以早編屬籍繼立世功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以梁比于浞羿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德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　皇宋運膺火

德況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矣而
又圜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
戈偃戢必若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
皆上主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一統之運也豈可輒
因獻議便從改易恐違眷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
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
以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令便廢絕禮實無謂且五
代運遷皆覩承授質文相次閒不容髮豈可越數姓
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

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當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況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荅玄休伏乞 聖宗永為火德從之丙午以坊州刺史馮鐸澤州刺史齊超分巡黃河堤堰戊申以侍御史張昉本官知雜事從憲臺之舉也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二十九

書寫人楊思恭

初對班紹宗

覆對霍良卿